

东方玉经典武侠作品专辑

紫玉香

東方玉著



海南出版社

58

0

089

◆ 东方玉经典武侠作品 ◆

紫玉香

海南出版社



紫玉香

东方玉 著

—

海南出版社

东 方 玉

经 典 武 侠 精 品

- 雾中剑影 (全二册)
- 翠莲曲 (全三册)
- 紫玉香 (全四册)
- 金笛玉芙蓉 (全三册)
- 纵鹤擒龙 (全五册)
- 一剑荡魔 (全三册)
- 湖海游龙 (全三册)
- 玉辟邪 (全三册)
- 三折剑 (全四册)
- 旋风花 (全三册)
- 护花剑 (全五册)
- 降龙珠 (全五册)
- 兰陵七剑 (全四册)
- 毒剑劫 (全四册)

翻
版
必
究

版
权
所
有

ISBN 7-80617-400-1



9 787806 174005 >

内容简介

这是一个非常离奇的武侠故事，传说天香宫的天香仙人百年之前仙逝后，遗下了两柄“天香摺扇”作为信物。得到此扇之人，不仅可以入主天香宫；还能获得“天香秘笈”所载的绝世神功和宫内的神物利器。然而，这两柄摺扇却落到了一个身体羸弱，面带病容，不谙武功的少女手中。由此，也引起了武林的浩劫顿起，杀机重重，引出了一个神秘的门派，揭开了种种神秘的往事……

戴珍珠作为天香宫的有缘人，她能否渗透“天香摺扇”暗藏的“天香七式扇招”，能否凭借自己的力量入主天香之宫呢？

读者如果想解透其中的离奇与奥秘，不妨一睹为快！

目 录

第一章		(1)
第二章		(27)
第三章		(55)
第四章		(80)
第五章		(103)
第六章		(132)
第七章		(155)
第八章		(177)
第九章		(200)
第十章		(231)

第一章

江西景德镇，居昌江南岸，唐宋以来，即以瓷器闻名，居民殷实，市肆栉比。

这是八月初头，秋高气爽！

金黄色的太阳，斜挂在城头上，满城俱在晚霞映照之中。

正因为时间逐渐接近黄昏，许多人赶着出城，也有许多人赶着进城，街道上行人车马，也显得特别匆忙。

北大街转角上，兴隆客栈门口，正有两名伙计，在陪着笑容招呼客人。

这时，从大街上传来的一阵得得蹄声，由远而近，一辆半新不旧的马车，驰到兴隆客栈门口，缓缓停住。

车把式是个戴毡帽的小老头，他举手挺了挺毡帽，迅快跃下座头，打起车帘。

这一刹那，兴隆客栈的两名伙计，已经满脸堆笑，急步趋了上去。

车厢中第一个跨下车来的是身穿天蓝夹袍的少年公子，看去约莫二十出头，生得剑眉凤目，只是脸色稍嫌苍白。

第二个是位二九年华的姑娘家，一身紫红衣裙，秀发如云，风姿绰约。

两人刚一下车，一名店伙立即迎了上来，陪笑伺候道：“公子是要住店？”

蓝衫公子颌首道：“两间清净上房。”

伙计忙道：“有，有，小店上房，最是清净不过，公子爷请随小的来。”

蓝衫公子站着没动，直等那赶车的小老头从车厢搬下一只朱红木箱，和一个大包袱来，分由两名伙计提着，在前引路。

蓝衫公子和红衣姑娘跟着两人身后，朝店堂中走去。

只要看两个伙计提着箱笼，显得十分沉重，只怕不是黄金，也是银两。

就在蓝衫公子和红衣姑娘刚进入店堂之际，从对街走来两名身穿蓝布短靠的大汉，跟着跨进客店，朝店伙说要住店。

兴隆客栈的第三进，有一个小小院落，天井两旁，放着不少盆栽花木，和盆景假山之类。

一排五间，加上两边厢房，自成院落，果然十分清净。

蓝衫公子和红衣姑娘就住进了左首两间客房。

客店里的伙计，眼睛比狗眼还亮，他们一眼就看得出这位公子爷，手头阔绰，油水绝不会少。

二名伙计打脸水、送茶，忙个不停。

天还没黑，就掌上灯来，一个伺候着道：“公子，小姐，可要叫什么酒菜？小店掌厨师傅，从前是安庆府杨知府的厨司，他老家就在咱们景德镇，杨知府调到北方去，他没跟着去，就给小店重金礼聘了来，只要在小店住过的达官贵人，没有一个不说小店大司务的手艺，是城里第一的。”

他翘着大拇指，说得口沫横飞，好像他就是大司务一般！

蓝衫少年听得微微一笑，点头道：“咱们赶了一天路，也懒得出去，你这就关照厨下，酒菜拣他拿手的做来就是了。”

伙计连声应“是”，接着又道：“公子爷要什么酒？”

蓝衫公子道：“我妹子不会喝酒，给我来二斤花雕。”

伙计又应了声“是”，才行退出。

红衣姑娘等伙计走后，眨动一双清澈如水的大眼睛，低低说道：“大哥，你没看到两个点子盯着咱们下来么？”

蓝衫公子托着茶盅，轻轻喝了一口，才道：“自然看到了。”

红衣姑娘道：“他们今晚可能会有行动，你怎么还要喝酒？”

蓝衫公子笑了笑，道：“妹子吃过晚饭，只管去睡，我要逗逗他们。”

红衣姑娘红菱似的小嘴一掀，说道：“两个毛贼，有什么好逗的？”

蓝衫公子笑道：“小脚色栽了跟斗，才会引出大的来。”

过没多久，一名伙计进来在房内一张小桌上，摆好两付杯筷，接着另一名伙计端来了酒菜。

小桌上，放着两副牙箸，两个描金细瓷的小酒盏，和一把银壶，就是八个盛菜的盘子，也是景德镇的名瓷，白净如玉，花纹细致！

这大概是专门用来招待上房贵宾的餐具，如果普通房间，那只有竹筷粗碗罢了。

菜肴量不多而精，这只要看盘中每一个菜，色香俱佳，味当然也不会差到那里去。

那伙计拉开椅子，哈着腰，满脸堆笑，说道：“公子爷，小姐，请用酒菜了，这几个菜，是小的特别关照大司务做的，两位尝尝就知道了。”

红衣姑娘皱皱柳眉，说道：“我不喝酒，伙计，你给我来饭。”

伙计连连点头说道：“是、是、小的马上去拿。”说着很快地出去。

蓝衫公子和红衣姑娘对面坐下，取过酒壶，在自己面前斟满了酒，轻轻喝了一口，酒是温的，入口甚是香醇。

蓝衫公子赞了声：“好酒！”一面举筷道：“师妹，你不喝酒，先吃些菜。”

红衣姑娘嫣然笑道：“你当我还会客气？”

举筷吃了一口，果然味极鲜美，不觉赞不绝口，说道：“白师哥，这里大司务手艺果然不错，菜做得真好。”

蓝衫公子豁然大笑道：“他是府台大人的厨司，那还错得了？”说话之间，店伙送饭进来。

蓝衫公子吩咐道：“伙计，这里不用你伺候了，你只要给我打一盆脸水来，放着就好。”

店伙唯唯应是，迅快的打了一盆脸水，放到窗下面巾架上，便自退出。

红衣姑娘装了一碗饭，边吃边道：“白师哥，今晚……”

蓝衫公子没待她说下去，微微一笑道：“师妹吃饱了，只管进房去睡，我要等他们来。”

红衣姑娘小嘴一嘟不依道：“有热闹，你就不让我插手。”

蓝衫公子笑道：“你要插手可以，但不能出声，也不可露了行踪。”

红衣姑娘听得一愣，问道：“这为什么？”

蓝衫公子跟她低低说了几句。

红衣姑娘咕的笑道：“白师哥，你这计策真绝，咱们就这么办。”

她吃完饭，站起身，用茶漱了漱口，低低的道：“白师哥，时

间不早啦，我先回房去了。”

蓝衫公子知她童心未泯，是个急性的人，巴不得点子就来，当下点点头道：“好吧，但你不可太早出手。”

红衣姑娘回头笑道：“师兄尽管放心，我记住了。”

一闪身，开门走了出去。

蓝衫公子一个人斟了一盏酒，慢慢的喝着酒。

这是消磨时光，因为他等的人，还没有来。

一更过去了！现在快要接近二更！

客店里的人，全已入睡，后院更是静悄悄的没有一点声音！

只有左边蓝衫公子住的那一间房里，窗棂上还透着烛光！

就在此时，屋檐间，像风飘落叶般，响起了两声极轻微的声音！

但见两条黑影，轻快的跃落中庭！那是两个夜行人，脸上还蒙着黑布，只露出两个眼孔，背后还插着明晃晃的钢刀。

这两人跃落中庭，互相打了个手势，一左一右，迅捷的掠上石阶，沿着墙壁，缓缓朝窗前移去。

左首一个已经沾着口水，用手指轻轻在纸窗上一戳。

棉纸沾上水，自然一点就破。

左首黑衣汉子立即凑上眼睛，往里瞧去。

蓝衫公子早已剔亮了烛火，荧荧烛光之下，自然看得清楚。

房中，一张小桌上酒菜罗列，蓝衫公子还在自斟自酌，但他本来苍白的脸上，此刻已经两颊通红，醉态可掬，看情形，少说也有七八分酒意。只见他忽然放下酒盏，一个人摇晃晃的走近床沿上坐了下来。

左首黑衣汉子心中暗道：“这小子八成是喝醉了！”

心中想着，目光一转，就落到床边那只朱红大木箱上。

“只要等这小子睡下去，箱里的东西，不是轻而易举，手到拿来？”

但蓝衫公子可并没躺下去，他伸手从枕头底下，取出一个花布包，小心翼翼的打了开来！

这一打开不打紧，直把黑衣汉子看得一颗心几乎要从口腔里直跳出来！

原来那花布包中，竟然是一大包宝物、珍珠、玛瑙、珊瑚、翡翠，经灯光一照，珠光宝气，耀目生辉！

蓝衫公子就坐在床沿上，一件件的拿着把玩！

就是那一串珍珠吧，一颗颗都有桂圆那么大小，浑圆洁净，散发出柔和的亮光！

还有色如火红的珊瑚，晶莹碧绿的翠玉，几乎没一件不是价值连城的宝物！

左首黑衣汉子看得眼红心跳，连呼吸都感到有些急促，右手没命的朝站在窗右的同伴打着手势，意思是叫他快些过来。

因为他同伴身上，带着“五更鸡鸣香”。此时再不动手，更待何时？

他手在招着，但他眼睛，就是舍不得离开小孔，生怕忍不住蓝衫公子，这些宝贝，就会缺了一件似的。

那知他招了半天，他那同伴兀是没凑过来。

左首黑衣汉子心头不禁有些冒火，忍不住回头看去，只见同伴猴着身子，站在右首窗角下，一动没动！

心中更是有气，噘起嘴唇，朝同伴轻“嘘”了一声，还勾着手指，要他过来。

那知同伴依然并没理会，他自己却因噎了口气，突觉背脊上，像是被针扎了一下，一个人顿时动弹不得。

这时蓝衫公子房里，灯火忽然熄去。

后院，顿时变得一片黝黑，宁静得不闻一点声音！

更深人静，旅客们自然全已进入了睡乡。

黑夜过去，黎明跟着就来。住在客店里的，当然全是行客。

鸡鸣早看天，天色刚吐鱼白，住在左首第二间房里的红衣姑娘早就起来了。

姑娘出门，总比男人要起来的早，那是因为姑娘们梳洗打扮，就得花上老半天时间，要是和男人起得一样晚，就会赶不及。

这时，天还没有大亮，红衣姑娘敢情已经梳洗好了，两扇纸窗，呀然开启，一盆洗脸水，跟着朝窗外倾来。

这一泼，可就泼在两个猴着身子站在窗前的黑衣大汉身上。

红衣姑娘蓦里可看到两个蒙面黑衣人，心头一惊，双手发软，连铜面盆一起朝右首黑衣汉子身上砸去，口中同时尖叫出声：“有贼！”

一盆冷水，加上一只铜面盆一下砸到他身上，右首黑衣汉子但觉身上一震，穴道不解自开！

他双手一活络，立即一个箭步，窜到左首汉子身边，伸手拍开同伴穴道，两人那里还敢停留，飞身朝外冲了出去。

姑娘的尖叫声，和铜面盆堕地发出的一声巨响，登时惊动了后院所有的客人，大家纷纷开出门来。

蓝衫公子也急匆匆奔了出去，问道：“妹子，贼人在那里？”

红衣姑娘脸上还有惊悸之色，用手指着庭前，说道：“两个

蒙了面的人，身上还有钢刀，我开窗的时候，还站在院子里，后来给我一嚷，就往外逃跑了。”

最先开门出门的，是住在右厢的客人，他接口道：“不错，是有两个人，方才我也看到了他们的背影。”

另一个客人道：“大家先检查检查，看看掉了什么东西？”

大家给他一语提醒，果然纷纷回房检点去了。

客人们当然没有遗失什么，只是一场虚惊。

蓝衫公子和红衣姑娘结过客账，重赏了伙计，车把式小老头早已驾着车在店门口伺候。

两名伙计提着沉重的箱笼，送上车厢，蓝衫公子和红衣姑娘也跟着上车。

车把式放下车帘，手中长鞭一抖，在空中打起了“劈啪”之声，马匹用不着你叱喝，就驮着马车，朝大街上驰去。

离开景德镇，中午打过尖后，但听一声鸾铃，由远而近，迎面驰来。

马上是一个身穿青布短靠的汉子，经过马车之时目光一斜，似有不屑之色，挥鞭疾驰而过。

车中两人，自然也看到了。

红衣姑娘抿抿嘴，笑道：“他们倒来得好快。”

蓝衫公子道：“昨晚那两个汉子，大概已经赶回去了，这人依然只是踩盘子的而已。”

果然，没过多久，过去的那匹马，又回头赶了上来，马上汉子意气飞扬，从马车右旁掠出，追风驰电般朝前驰去。

红衣姑娘看得只是冷笑，依她的脾气，恨不得追上去，掴他两个耳括子。

这天，他们赶到万年县，找了一个大店住下。

蓝衫公子认为今晚可能会有动静，但这一晚却居然平安无事。

这样又行了一天，除了后面有人驰马远远跟踪，也不见有何动静，当晚在东乡歇宿。

翌晨，用过早点，继续上路。走了二十来里，车到将军岭，前面是一座陡峻的山岭，右边是一片密压压的松林。

就在此时，突听“呜”的一声，从林间射出一支响箭，落到了马车二丈来远，夺的插入地上。

赶车的小老头是老江湖了，看到响箭，不慌不忙把马车靠边停住。

这一阵工夫，右首那片密林中，已经跃出十几个青布包头，身穿青色短靠，手持钢刀的汉子，一字排开，挡在路上。

接着但见一个三十多岁的白脸汉子，身穿天青长衫，手中轻摇着一柄折扇，缓步从树林中走出。

那十几个青衣汉子一个个把胸脯挺得笔直。

青衫汉子目光一掠马车，手中折扇一指，平静的道：“叫他们下来。”

他只是轻描淡写的说了一句，立时有两个汉子大吆喝着道：“嘿，车上的小子、小姐儿听着，咱们二寨主叫你们下来。”

车帘掀处，蓝衫公子好整以暇，缓缓跨下车来，他手中也轻摇着折扇，笑容可掬，拱拱手道：“白某遵命下来了，不知那一位是二寨主？”

那二寨主看他手中也摇着折扇，心中暗暗嘀咕，寻思：

“自己这柄铁骨扇，乃是随身兵器，此人莫非也以折扇作兵器不成？”

因为现在已是八月里了，如果不是拿扇子作兵器，根本就

用不着再拿折扇，因此，他特别注意蓝衫公子手上这柄折扇。

但看来看去，蓝衫公子手中，只是一柄一尺多长的普通竹骨洒金折扇，根本不像是随身兵器。（用作兵器的铁骨折扇，少说也要比普通扇子长出一倍有奇）

他目光打量着蓝衫公子，一面说道：“是在下区区。”

蓝衫公子又拱拱手道：“小弟久仰了。”

二寨主摸不透对方虚实，依然沉着的道：“白公子车上还有什么人？”

蓝衫公子道：“车上只有舍妹一人，另外是些随身行李，和一箱送人的小礼物。”

二寨主早已得到报告，不但箱笼十分沉重，就是那一大包珠宝，也是价值连城的珍物，一时不觉呵呵笑道：“白公子果然是个爽快的人。”

蓝衫公子道：“二寨主好说。”

他目光朝众人一瞥，接着问道：“二寨主带着这些壮士前来，不知有何见教？”

这不是故意装蒜？占山立寨的大爷们，干什么来的？你还会不知道？

二寨主淡然一笑道：“在下想请教白公子一件事。”

蓝衫公子道：“不敢，二寨主请说。”

二寨主脸上笑容忽敛，徐徐说道：“敝寨有两名兄弟，在景德镇兴隆客栈，遭人以金针定住穴道，大概是白公子的杰作了。”

蓝衫公子一脸惘然道：“没有啊，小弟那晚喝了几杯，睡得很好，贵寨有两位兄弟，吃了金针菜中毒之事，小弟倒是没听说。”